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彷徨的帝国

连清川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彷徨的帝国

连清川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彷徨的帝国 / 连清川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785-2

I. 彷… II. 连…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1527号

彷徨的帝国 连清川 著

丛书策划 万语文化 (<http://wanyuculture.com>)

执行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项万和 唐俊

特约编辑 何家炜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 箱 rmszbs@public.km.yn.cn

印 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0千

书 号 ISBN 978-7-222-05785-2

定 价 29.80元

我和小连是复旦前后校友，在校不相识。1999年我去广州开会，小连和另一个朋友来约稿，开始订交。没多久，小连回上海，创办《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在短期内声誉鹊起，成为这个城市新闻界的亮点，令人刮目相看。欣喜之余，也为他们担忧。

2001年春天，“问题”果然来了！小连他们的报纸连爆“猛料”，用青年记者石一坚的回忆文章说，他们是在监视屏中一路飙车。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去这张报纸的社长老金家串门，表示上述忧虑：要保护好这群初生牛犊，现在应该踩一踩刹车，最好是点刹，而不是急刹。老金立刻与刚到上海的沈灏联系，约定星期一找个地方见面详谈。不料次日一早，另一只脚已经踩下了刹车，而且是急刹、狠刹，不容半点转圜余地！沈灏接广州总部紧急电话，当天飞回广州商谈善后，祸在旦夕，已经没有时间见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众所周知了：《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整顿，小连及其同仁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复刊，等待近半年，终无起死复生的消息，众青年挥泪分手，作鸟兽散。

小连出国，负笈大洋彼岸。在他心情黯淡的时候，我倒想起台湾岛上一个类似故事：陈忠信因美丽岛事件入狱，众人唏嘘不已，唯王杏庆口出豪言：“不必难过，忠信一去三年，或许能在里面‘读’出个博士出来！”忠信出来后，在台湾民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世人皆有所见。小连这一去，是否能在“外面”“读”出个博士回来呢？

也是三年后，小连回来，果然不是空手，带来了这本书。他带回的不是博士头衔，却是比博士头衔更为重要的开阔眼界。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他对西方传媒的实地考察，对美国选情的即时报道，以及由此带来对“9·11”之

后全球化浪潮的深入思考。我特别欣赏的是这样一些论述：

我们人类经常性地重复的一个错误是目光短浅然而骄傲自大。而有时候它的解药就是历史。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全球“实况转播”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已经几乎全然忘却了曾经有一个叫做“冷战”的时期，我们已经全面割断了现代与那时的关系，不再理会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一切。……

历史健忘症并不是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哲学贫困。冷战时代几乎是以排山倒海的形式结束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都把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胜利。但这即便是他们的胜利，也是以他们未曾完全充分准备的胜利：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来迎接这个新时代和如何处理其遗产和新后果的哲学基础。

因为在冷战之后就是全球化了，其中没有过渡，没有缓冲，没有休息。在冷战时代整个西方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市场秩序和以市场秩序为基础的民主有限政府政治。

在人们还来不及对旧有的哲学理论进行整理的时候，全球化所创造的全新视野就已经进入。这和以往所有时代都存在的各种有限和联盟对抗都不同，它的全球性资源、人力、思想的流动的特性，要求的是世界各种政治体进入合作、谈判而不是或冷或热的对抗。

在这样的匆忙之间，美国的哲学基础开始出现了溃败或消解。在冷战期间，自由主义本身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哲学养分。它的基本特性是为每一个个体提供认证空间，承认每个个人的价值，保证个体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这些普遍伦理在政治对抗中显得尤其珍贵，而移民国家所具有的特性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世界视野，它接纳和承认来自所有国家的人，而不是以国家和社会来认证。这其实才是美国赖以存在和获得巨大发展的真正基础。

全球化的来临并不是否认这些普遍伦理的必要性，而是加入了新的认识基础。在全球性融合的过程中，实际上随着众多国家国力的增强，民族、宗教和政权认证的需要并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对话的需要提高

了，而对抗的需要降低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所有的哲学工作者都开始忙着破坏一些旧有的伦理，而不是建设一个新的哲学根基。各种各样对于现状的回答纷纷出台，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普世伦理。而目前的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实际上无法真正解答全球化所必需的哲学基础。亨廷顿和福山都是瘸腿哲学家，他们只能提问而没有能力建设。关于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的理论根本上都是破坏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乔姆斯基和索罗斯更加只是破坏者，他们沉湎于对美国的传统进行理论性谴责，除了把美国定义为“霸权帝国”外，根本没有提出全面或者哪怕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案。其他的学者更加都只是某个方面的象牙塔专家，对于现实是严重脱节的。

美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他们连列奥·斯特劳斯都无从超越，更何况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们，而古典自由主义是他们必须依赖的哲学基础。斯蒂格利茨刚开口说“无形的手并不能调节公司的道德基础”，就招来了滚滚的骂声，谈不上什么别的哲学创新。

如果必须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那可能会更加绝望，因为他们中没有人能够预想到今天宗教与哲学全面贯通世界以及人员全世界流动的前景，他们所有的哲学基础都是建立在单一国家的基础之上的，洛克也好，哈耶克也好，波普尔也好，通通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傻眼了。

这个哲学的贫困是美国目前一切混乱思维的根源，当一个国家处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它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哲学资源作为应对的中流砥柱，就像休谟和卢梭为民主革新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哈耶克、波普尔为民族自决的革新时代所提供的那样。

这就不是当年领着一群初生牛犊连闯红灯的小连了。他已经进入政治学和历史学的领域，突破了国内传媒界青年记者的狭隘眼界。如此进步，让我第二次感到欣喜。

毋庸讳言，小连出国毕竟只有三年，他的活动领域还难以迈出美国东、西海岸的都市地带，阅读所及，大多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报刊。如此时空局限，总会带来一些青涩之气。如他对美国冷战后的走势、

“9·11”事件后北美民间社会的反应、2004年小布什连选连任的社会背景、全球反恐形势的判断等等，明显带有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视野局限。相信他能在都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沿海与内陆、乃至历史与现实之间反复阅读，沉潜思考，能够缓解这些局限，乃至最终克服？

从小连的进步联想到国内方兴未艾的年轻一代传媒人。历史将会记住这一代初生牛犊，正是他们前仆后继，坚持一个“挤”字，才“挤出”了今天中国新闻环境的一点门缝，“挤出”了些许进步。他们正在坚持或曾经坚持的新闻理念，历史是不会忘却的。只是从小连的进步是否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启示：

——敢于奋斗者，方敢撤退，撤退到一个开阔的外部视野，及时充电，舔伤再战，也许是人生道路上一个必要回旋，甚至是这一代新闻事业的一个必要曲折？

曲折不是退却，而是更有毅力的坚守，乃至更可坚持的发展。一个“挤”字，也许要“挤”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挤出”大门洞开、光明呈现的一天。

2005年圣诞节前夕，人在纽约的连清川，通过互联网发来他的书稿，书中收录了他这三年在美国的亲历亲睹和所思所得。连清川赴美三年，正是经历了“9·11”袭击之后的三年，也是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大选的三年，一个中国记者，能够于斯时斯地作近距离的观察，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机缘。因此，尽管国内传媒人出版过不少近距离看美国的书，这本书仍然很值得一看，作者对国家权力、公民社会、新闻伦理等的思考，不仅清醒，而且独到。

连清川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和我共事，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记起他在编辑部里与人争辩时甩动长发的模样。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的媒体里面，晃荡着多少像小连这样初出茅庐心高气傲的“70一代”，进入新世纪后，仿佛一眨眼功夫，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成了新锐媒体、新兴媒体的领军人。小连是他们中间有才气的一个，但有时也为才气所累，不免受挫于逞才使气的“狂妄”。不过，这些都变成了他的成长经历。我最欣慰的是，他的阅读和领悟一如既往，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水准。记得1997年他刚到编辑部，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纽约时报》科普专栏作家纳塔莉·安吉尔的《野兽之美》，他带着无以复加的喜爱，向我推荐这部让人在轻松阅读中走向睿智和感伤的优美作品，使我对他的阅读品味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先生屡屡说过：“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不曾有过狂热的理想是悲哀的，但在三十岁以后还一味地沉浸于狂热同样是悲哀的。”三十岁是人生的一道门槛，连清川恰好是在跨过这道门槛之后负笈美国的，在美国这三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前人说，一个人读书做学问，“板凳须坐十年冷”。在众语喧哗、人心浮躁的商业社会，能够坐得住三年冷板凳，也足以让一个人变得沉稳一些、内敛一些。这就是这本书所以呈现出足够

的冷静和理性的缘由之一吧。

在圣诞节前夕，在电脑屏幕前，读连清川发自主美国的书稿，我不由想起一个人，陈婉莹。1997年末，也是在圣诞节的前夕，我随一个新闻代表团访美，纽约是最后一站，十几天走马观花，脑子里塞满了各种观感，以至于站在并不广阔的时代广场，走进门楣低矮的《纽约时报》，都来不及表示多少错愕。但是，一个同样貌不惊人的华人女记者，却激起了我和同行的由衷惊叹。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婉莹，她正在纽约自由论坛基金会的媒体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东道主为我们安排了半天访问，时间虽短，却如惊鸿一瞥，让我看到一个优秀的女记者，她单薄的身躯蕴藏了多么惊人的胆色。她是最早揭露华人黑帮组织偷渡的记者，黑帮要用五万美元买她的人头；她是勇敢报道台湾巨额政治献金案的记者，被台湾当局控以刑事诽谤罪……和我们谈起这些传奇经历，她非常从容淡定，“我是一名记者，其实我一无所有，我有的就是我的公信力。”说到她的老东家《纽约每日新闻》，在我们到访前一天（即1997年12月21日），这张报纸做了三十二个版的专刊，封面是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小王子过第一个没有妈妈的圣诞节，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是滥用公众传媒！”

记者应该秉持独立人格，秉持公正立场，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这是陈婉莹最初给我的教益。后来，我和连清川，还有国内许多新闻人，都从她身上获益良多，特别是在她回到香港大学、汕头大学创办新闻传播学院后。而连清川在这本书中思考的问题，应该有不少也是受到她的启发。

把多年前的一段记忆写进这本书的序言，似乎有点跑题了，却正是我想要表达的题中之义。

2008年，似乎注定了是个悲喜交集之年，对中国，对美国。

对中国，开春的雪灾，5月的地震，8月的奥运，9月的三聚氰胺。一整年，都在大起大落之中。

而对美国而言，便是激情。从年初就开始了的大选进程，经过了中间奥巴马与希拉里似乎无休无止的拉锯战。当人们正以为这一年便如此过去的时候，由次贷风波引发的雷曼兄弟倒闭以及花旗银行濒临破产等一连串金融危机，一下子把人们拉到了谷底。大选乾坤既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横空出世，人类平等的终极理想朝前迈进了一大步，美国再次给世界上上了一堂民主课。欢欣鼓舞的，不仅是黑人，而是全美国那些相信美国梦想的人们。

中国在经历了这样的喜悲之后，方寸不乱。她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浪潮之下，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已有倒闭，农民工提前还乡，但其路径依旧清晰，无非及时调整。

而美国经历了这样的喜悲之后，该当如何？却是一件费捉摸的事情。

自然，我从不相信美国经济经此一创，便不堪一击。相反，金融危机缘起于1990年代之后盛行的“解缚”（Deregulation）政策，过度放任市场自主，致使节制与信用缺乏，值此时机，正好进行结构调整，重谈适度市场法令，实在于健康经济机体大有裨益。虽然创伤严重，但不致伤及根本。其科技创新能力、市场自愈能力以及民间消费能力，未伤元气。恢复只是迟早。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美国蓦然发现，她不仅不能号令天下，反而，她需要整个世界，而且包括了美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共同来探讨一个美国问题。

帝国何存？

奥巴马上台之后，第一个必须面对的，就是如此尴尬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并非奥巴马所创造，而是他所必须承受。历史，将烫手山芋交到了没有行政、经济和外交经验的首位黑人总统手里。

2003年至2006年底，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游学，恰巧目睹的，正是美国从一个超级自信的帝国走向彷徨的历程。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内心确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之后美国政府之所为，全然显现了一个无可管束的世界帝国的做派。

如果说攻打阿富汗、捉拿本·拉登是美国所派出的悲愤之师的话，那么强攻伊拉克，绞死萨达姆，便是美国肆意妄为的率性所为。拂袖联合国，撇开欧洲盟友。鲍威尔的国会假证，拉姆斯菲尔德的漠视虐囚丑闻，布什的“任务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如此种种，都在呈现美国已然无需征求任何方面的意见，不妨按照自我行事。

这种情形在2003年达到高峰。虐囚丑闻出现，而布什却操控媒体，转移视线；拉姆斯菲尔德公然蔑视国会听证，拒绝提供材料；关塔那摩我行我素，不顾国际人权组织指控。

这即便是布什政府的胆大妄为，但公众舆论“爱国”盛行，自由知识分子如桑塔格、乔姆斯基全然呛声。谁反对政府，几成反美分子。

而此时的美国却悄然开始了分裂。2004年的一场总统大选，原本不需什么风浪。战争总统历来在美国不受挑战，自然连任。但那年却变成一次类似全武行的对峙。纽约街头遍地红旗，两党的支持者在街上壁垒森严；麦迪逊广场武力冲突，警察逮捕大批示威者；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可以发言的地方公然攻击政府；议会几近瘫痪，双方彼此对峙，杯葛一切提案……即便在风雨如晦的1960年代越战期间，也不曾如此戏剧化。

民主党总统一争落败，却取得了议会的控制权。布什从此成为跛脚鸭，再难有所作为。鹰派内阁人物，从沃尔福威茨开始，阿什克罗夫特、拉姆斯菲尔德和卡尔·罗夫相继黯然告退，留下年迈的副总统切尼，日日面对媒体无穷无尽的讽刺与嘲笑。

可这不单是布什的灰暗时刻，也是美国的灰暗时刻。从那时起，美国人突然间发现自己不知该往哪里去了。武力逞强的岁月，留下了数万亿的巨大财政赤字；经济自布什登基以来便欲振乏力，仅凭本能运行；欧洲传统盟友侧目相避，阿拉伯世界危机四伏；软文化权力突然在全世界遭到狙击，麦当劳开始全球收缩。

而正在此时，中国和印度成了世界上最耀眼的两颗明星。那些激情的全球反恐战争与她们几无关联，全球化的进程在她们身上显现得至为彻底。欧洲人抢着和她们对话，整个亚洲都在仰望她们的进步。

2008年大选期间，《纽约时报》和CBS联合做了一个调查，90%的美国人发出感叹：他们的国家走错了方向。而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在2005年就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当他在阿富汗山区和伊拉克平原穿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睡着了：他没有觉察到这个世界已然变化了。全球化的进程已不可逆，而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她可以选择继续撇开世界，享受帝国的斜阳；抑或重新融入全球化，充当一体市场的旗手。

美国人于是开始呼喊变化，而奥巴马恰如其时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年轻、清洁，出身平民，富有激情，拥抱革命。尽管大选前人们对他可谓一无所知，但还是毫无保留地选择了 him。

只可惜，奥巴马面对的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两处战争废墟，一场金融危机。心理分裂的国家，挑战四起的世界。十万进退两难的士兵，千万失去保障的中产。满怀狐疑的盟友，周围遍布的暗敌。进再难恣意挥洒帝国的荣光，退无以从容安顿破碎的市场。

这便是奥巴马和他的美国歧路。这便是罗马之后最伟大西方帝国的彷徨。

美利坚的困顿，似乎与万里参差的中国了无关系。而帝国的衰亡也似乎应当是我们所乐见其成的故事。不过，正因为有了全球化，我们其实与美国有了经脉相连的关系；正因为有了市场一体化，我们已经踏入了共荣共衰的轮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与经济体的兴衰，事实上已然不是我们可以置身事外的异国他乡。

一个歧路彷徨、不知所终的帝国，对我们而言，并非好事。于是，我们便需要去追问，帝国是何时、因何和如何开始彷徨的。

这于我们自己发现自我，于我们如何探索自己的道路，以及如何在未来与这个我们无法错过的帝国打交道，无论她仍在彷徨，还是走向衰弱，还是重新崛起，都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朱学勤序	004
江艺平序	008
自序：歧路彷徨，帝国何处	010

第一辑 2008，大选时间

新美国梦想疑云重重	002
技术性击倒	006
希拉里太老，奥巴马太年轻	008
一个越战老兵的绝地反击	013
肤色、信仰与性别	016
丢脸的媒体和民意去向	018
美国分裂症	020
向左走，向右走	023
高山仰止	026
中国是美国大选的话题吗？	032
堕胎不堕胎，这是个问题	035
教徒的神威	037
有钱和没钱人的共同游戏	041
华裔选民，拉美裔选民，以及其他选民	045
不重要的副总统？	048

第二辑 纽约，观察空间

一个失去方向的国度	052
逃出美国？	069
纽约的中东战争	071
学习自由	074
透明纽约	078
不为己甚	080
鸟巢里的风暴	085
倔强的灯光	087
非法移民：人情、法律和理想	093
圣诞节是个什么节？	099
唐人街：渴望与逃离	101

伦理与现代	107
种族主义、传统、现代	109
自信与暴政	111
忘却	116

第三辑 读书，品茗思想

世界还是圆的	120
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139
暧昧的真相	160
外交教授的总统评分机制	168
为他人的道德而决斗	171
《告别演说》的难言之隐	176
财政计划与首都	181
麦迪逊的罪过	186
杰佛逊和他的朋友们	194
孟南德历史探案集	204

第四辑 新闻，职业体验

默多克之战	210
如果我是《时代》周刊	214
苏尔兹伯格保卫战	218
谁的编辑室？	221
白宫的新闻游戏	225
后“9·11”与美国宪法	230
战乱时期的爱国主义	233
稳定性，还是创造性？	237
知识界向何处去？	241
揭老祖宗疮疤	244
跋：在纽约：读书，读城，读世界	254
致谢	267

第一辑 2008，大选时间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新时代，肇始于新总统的新颜色。《纽约时报》的通栏标题兴奋地宣称“种族障碍的坠落”。非洲裔总统的出现，扫清了美国政治232年以来的种族歧视，打破了政治界的玻璃天花板。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胜利，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胜利。它宣告了人人平等可能性的真实出现。

而《纽约时报》标题的另一半，却充满了疑虑：“当选民拥抱改变的召唤。”的确，从美国的现实来说，非洲裔总统的出现并不是他们的第一诉求，而只是一个副产品：只是恰巧奥巴马是一个非洲裔候选人而已，他们首先期盼的是美国政治的转变。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奥巴马的肤色并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第一因素，而是奥巴马所代表的、所宣称的“改变”。

他从宣布参选的第一天开始，就大声宣告自己将致力于弥补裂缝：修补因为政党对立所产生的政治裂缝，修补贫富分化所生产的社会裂缝，修补种族实际不平等所造成的经济裂缝，修补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外交裂缝。

于是美国的年轻人行动起来了，他们成为奥巴马的业余助选团，第一次，他们能够不以街头政治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和推动改变。于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行动起来了，他们走出家门踏向投票站，第一次，他们相信自己的投票能够真正地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这个国家的政治和他们发生了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在奥巴马当选的那一刻开始，美国业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种族政治的新时代开始，改变旧政治的新时代开始。

可惜，这个新时代带有如此脆弱的痕迹，带有如此多